

深 深相 爱  
而无 缘相守的 凄美 经典



THE  
HORSE  
WHISPERER

[英]尼古拉斯·埃文斯 / 著

杨玉娘 / 译

马  
语  
者

本书获《出版者周刊》排行榜第一名  
同名影片获美国金球奖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出版



中年人的婚外恋  
中年人的怀旧  
中年人的感伤



THE  
HORSE  
WHISPERER

马语者

[英]尼古拉斯·埃文斯/著

杨玉娘/译

海南出版社 出版  
三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语者/(英)尼古拉斯·埃文斯著;杨玉娘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3

ISBN 7-80700-043-0

I.马… II.①尼… ②杨…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1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3060号

原书名: The Horse Whisperer

Copyright © 1995 by Nicholas Evan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3-159号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 马语者

- 
- |      |                   |
|------|-------------------|
| 著者   | 尼古拉斯·埃文斯          |
| 译者   | 杨玉娘               |
| 责任编辑 | 严平                |
| 特约编辑 | 许彬                |
| 出版   |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
| 发行   |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
| 地址   |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
|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刷   | 廊坊人民印刷厂           |
| 开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
| 字数   | 330千字             |
| 印张   | 13                |
| 版次   | 2004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
| ISBN | 7-80700-043-0/I·2 |
| 定价   | 24.00元            |

# 目 录

## 第一部 重 创

### 第一章 /2

克蕾斯呆住了，脑海中一片空白，血液在里头轰轰乱响，两眼木然仰视那慌乱的一幕。但在茱蒂的第二声呼喊响起后，她立即回过神来，试图掉转马头，驱策朝圣者下坡……

### 第二章 /29

桌上摆着两幅装着框的相片，其中一幅是他们三人在一艘小船上的合照。克蕾斯坐在中间，一手揽着他们一个人的肩膀，三人尽情开怀大笑。那是五年前在马萨诸塞海湾南方的科德角拍的，也是他们曾经共同度过的最快乐的假期之一。

### 第三章 /58

克蕾斯身在一条隧道中。有点像是地下隧道，只是更暗，里头涨满了水，她在水里游着，不过那水并不冷，事实上，感觉一点也不像水，它太暖、太稠了……

### 第四章 /69

安妮死死注视着它那布满血丝的双眼，她有生以来

首次了解为什么有人会相信魔鬼的存在。

## 第五章 /85

朝圣者日渐消瘦。折断的骨头和身上、腿上的伤口虽然已经痊愈了，神经的损伤却使它变成跛脚，要想帮助它，唯有靠物理治疗配合调养，然而，只要有人想靠近它，就不可能不冒被它的暴力行动重创的危险。

## 第二部 远行

### 第一章 /92

安妮出了图书馆，走下夹在两旁的巨狮之间的台阶，踏上街道。……不管它们叫什么名字，是在哪里，安妮所读到的马一律只有一张脸庞——朝圣者的脸。

### 第二章 /97

汤姆转身靠在篱笆旁，和他的马儿一同静静打量这片未来五天即将闹哄哄地聚集大批马匹，以及那些比它们更神经质的马主人的空旷空间。

### 第三章 /106

她会一遍又一遍地问他是否爱她，甚至有时还三更半夜里将他摇醒，追问同样的问题。这时汤姆会把她抱在怀里，告诉她，他爱她。

### 第四章 /116

他们开始得不算太顺利，汤姆更是后悔自作聪明。他问她有什么问题，而后便默默倾听她谈论有关发生在

她女儿和那匹马身上的事。事情的经过令人震惊，她那审慎得几近冷淡的叙述方式，更加强了这种效果。

### 第五章 /125

汤姆轻轻打开上半扇门，探头进去。在昏暗中，他窥见那匹马伏平双耳、掀唇露齿，瞪着他，突然向前疾冲，悬起前蹄，朝他跑来……

### 第六章 /134

克蕾斯注意到两个女孩的目光是如何在空白的电梯四壁和天花板上转来转去，看遍每一处地方，就是不看克蕾斯知道她们真正想看的——她的腿。没有一回例外。

### 第七章 /144

她知道提出一个月的要求是太过分了，但她觉得那也是她应得的。在车祸发生以前，她几乎没有一天不工作，即使车祸发生，也没有休过多少天的假。

### 第八章 /147

克蕾斯第一次想到自杀是在那天从假肢专家处搭出租车返家时。假肢的接口已经插入她的股骨下侧，但她假装感觉很好，一面配合父亲下定决心表现出来愉快，一面犹豫着该用哪种方式自杀最好。

## 第三部 再 塑

### 第一章 /164

她加倍努力做她的运动，直至感觉到汗流浃背。她

把残余的半条腿高高蹬向空中，一遍又一遍，做得右臀和大腿阵阵疼痛。现在她终于可以看着这条腿，接受它是属于她的事实了。

## 第二章 /172

门开之后见到的脸庞把他吓了一跳。出乎意料，迎接他的不是那母亲，而是长着雀斑的苍白面容上满脸敌意的女孩。他从安妮寄给他的那张照片——一个快乐的小姑娘和她的马匹——忆起这脸蛋。多么惊人的对比呵！

## 第三章 /181

从那一刻起，克蕾斯的笑声就时时刻刻萦绕在安妮的脑海。在一次返回求索途中，克蕾斯告诉她这些天来他都对朝圣者做了些什么，还有汤姆问了哪些有关它的问题。

## 第四章 /186

他们能够在这片令人望而生畏的土地上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伟大的胜利。就在法兰克为她讲述他祖父的事迹时，安妮的视线偶然扫回餐桌，发现汤姆正面带微笑，仰视着自己。

## 第五章 /194

在河水低微的冲击声中，他仅仅能够依稀分辨出她呼吸的声音。她把头发绑在后头，脸颊因为寒冷的空气和卖力的奔跑而泛红。

## 第六章 /207

她将身子后仰，思索着那印第安男孩的事情。能够像他那样，随时可以离开躯体想到哪里去便到哪里去，那是多棒的事呵！这使她对自己在昏迷中的情形起了怀疑。或许当时发生的就是那么回事吧！

## 第七章 /222

而当地下车时，这女孩对他露出淡淡的微笑。汤姆看得出她想向他道谢，只是羞于出口。

他的视线越过女孩，望向屋内，盼望能看到安妮，但却四下瞧不见她的踪影。他微笑着向女孩触帽为礼。

## 第八章 /232

会议电话在十分钟前结束，因为汤姆在一旁聆听，安妮越讲越觉不自在。她晓得自己那种比起平日威严许多的态度和口气让他大开眼界，所以马上感到很窘迫。

## 第九章 /241

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再骑朝圣者了，就算它复原以后，彼此之间也永远不会再存信任，而且它必然会意识到潜藏在她内心的恐惧。但也许她可以试着骑较小的马匹。

## 第十章 /253

安妮佯装注意倾听，实际上却自始至终都在眼巴巴等候汤姆从大屋那头绕过来。他出现了。他的笑容、他脱帽的样子和为迟到道歉的语气，都和她预想中的一模一样。



### 第十一章 /268

法罗先是一脸惊讶，继而露出尴尬的表情，匆匆改变话题，对于此事只额外说了一句：罗伯特应该转告安妮，要她速速赶回来。

### 第十二章 /273

汤姆在一大堆人当中替他俩找到一条仅可通过的缝隙，安妮心里只有汤姆那只在肩胛和胸罩间的手托着自己的背部所带来的感觉。

### 第十三章 /283

他看见克蕾斯在把双手伸到马匹鼻子下方的同时，强咬住嘴唇，企图压抑住颤抖。他们双方都怀着恐惧，而它迎接她的方式也不如她记忆中那般亲切了。

### 第十四章 /293

她凝眸注视倒映在河中美得令人神迷的月影，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突然，见到水中月影隐约横斜，汤姆的身影映入水面。

## 第四部 重生

### 第一章 /310

有时候朝圣者也会试图反抗，故意倒退着走。这时，汤姆便会跟着跑过去，保持相同的位置、距离。最后，马匹自然明白自己根本别想跑开，因为那人永远都会在自己面前。

## 第二章 /321

这一整个星期以来，汤姆始终刻意回避她。尽管她知道原因何在，却觉得他的疏远就像内心里面的一个逐渐加宽的空间。……他是个很棒的家伙。汤姆事先所能预期的不也就只能是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吗？他活泼、风趣，引人注意。更重要的，他对万事万物同样很容易产生兴趣。

## 第三章 /331

虽说克蕾斯的泪水把他浇得心乱如麻，而且他也很为她所遭受的挫折感到难过，但一想到可以不用亲眼目睹那专门为他上演的惊喜，罗伯特仍旧暗暗松了一口气。

## 第四章 /341

情感的巨浪冲击着她。在她紧搂住汤姆的那一刻，破碎的浪涛化做点点啜泣，摇动着全身每一块骨头，令她阵阵抽搐。他感觉到她身上的战栗，更加用力抱紧她。

## 第五章 /353

汤姆背靠马鞍，坐在睡铺上。安妮双手抱胸，背部和头贴着他的胸膛，斜卧在他的怀里。气温已经降低许多。山岭高处的某个地方传来阵阵长嚎和悲号。他俩凝视着火堆，谈论彼此的生活，诉说了好几个钟头。

## 第六章 /365

克蕾斯依照汤姆的吩咐，把朝圣者牵到竞赛场边的

水槽旁，站在一旁看它喝水喝个够。接着，汤姆把笼头套回它的脸上，叫克蕾斯把腿伸进马镫去。朝圣者稳得像山一样立在场中。……它跑得既优雅又泰然自若，并且像丝缎般顺畅滑溜。

## 第七章 /380

她伏在他的怀抱中忘情地失声痛哭，把时间、场合全都给抛到脑后。她告诉他，没有他，她不能活！却意外地听到他告诉自己，这话对他而言是事实，对她则不然。然后他补充道，等到日后回顾，她对这段日子将不会有任何悔恨，而会将它视为一件大自然赋予他们人生最美好的礼物。

## 第八章 /390

悬浮于空中的沙尘依旧浓得让克蕾斯无法看清什么，但她似乎看到汤姆微微展开双臂，以一种微小到说不定只是出自她假想的姿势，冲着雄马伸开他的双手。感觉上仿佛他正奉献出某种东西，也许只不过是那一向所奉献的——亲情与和平……

## 第五部 尾 声

信封里面，包藏在一张白纸中的是那段当他俩在小河屋里共度最后一晚时，汤姆从她手中取回的绳子。白纸上，他一共才只写了这么几个字：以免你忘记。

第 一 部

重 创

## 第 1 章

**死**亡之初必有死神降临，它又必然在死亡终局时到来。只是那女孩永远也不会知道，死神是否就是那匆匆掠过她的梦境、在那个最黯淡的早晨将她唤醒、随即飞一样消失的阴影。她只知道当自己睁开双眼时，世界不知怎么就起了变化。

闹钟表面醒目的红光告诉她，距离原先设定的起床时间还有半个钟头，于是她头也不抬地静静躺着，努力思索其中的变化。天色昏昏，但比起平日的这个时候已明亮几分。越过寝室那头，她可以清楚地看见从凌乱地摆在架子上的那些骑术奖杯、奖章上所反射出的昏黄的光芒。在它们上面依稀可辨的是几张她曾热爱的摇滚明星面孔。她凝神倾听，充满屋子的寂静也和平常不一样，特别像在吸气之后和说话间的短暂停顿，带着某种期待的气息。很快地，地下室的大火炉里就会哗哗剥剥地响起爆裂声，农场的老地板也将开始吱吱呀呀地抱怨。她钻出被窝，走到窗口。

下雪了，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从竖立在池边的篱笆侧面，她判断出积雪有将近一英尺深。在没有斜风的情况下，漫天白雪不见一片飘散乱舞，纷纷直坠而下，堆在去年爸爸亲手栽植的六株小樱桃树枝桠上，积成均匀得令人发笑的模样。天边的孤星射出一道楔形的深蓝色寒芒，幽长地投射在树群顶端。女孩低下头，看见窗户下缘已经凝结出一线冰雪的花边，于是伸出手指，往那薄薄的冰面上一按，将它融出一个小洞来。她激灵灵地打个寒战。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这变了模样、暂时只属于她一个人的世界所带来的刺激。她转身快步往里走，迅速换好服装。

克雷斯·麦克林昨晚陪同爸爸从纽约抵达这里，仅仅他们两人。克雷斯一向喜爱这段旅程，和爸爸同处在封闭的加长型马自达车厢里，边听录音带，边轻松地聊校园生活，或是他手边正在进行的某件新案子，一起在塔科尼克州立林园大道奔驰两个半小时。她喜欢听他边开车边谈天，完完全全拥有他，看着身穿优雅度假装的他，让自己的身心慢慢得到舒展。

她的妈妈像往常一样，必须出席某个宴会、典礼，或者诸如此类的某个聚会。她将在今早搭乘火车前往哈得逊——无论如何，她宁愿选择当日赶去。周末夜那种慢得像蜗牛爬行的交通速度，没有一次不把她折腾得心急如焚，靠着安妮的一路指挥，父亲罗伯特加速、减速，或者绕道而行，以免延误时间。罗伯特每次都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地遵照她的指挥驾驶，他懒得开口争辩，只是偶尔叹口气，或者对着镜子，递给退居后座的克雷斯一个眼色。对这小女孩来说，父母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始终是难解的奥秘，一个绝不像表面上这种支配与顺从的形式那般单纯的复杂世界。克雷斯宁可缩进她的随身听世界寻求庇护，也不愿卷入其中。

她的妈妈一坐上火车就会一路埋头工作，绝不受任何因素

干扰。最近她曾陪妈妈出过一趟门，沿途留心观察妈妈的一举一动。惊讶地发觉，除了在某位名作家或比她更性急的助理编辑打电话找她时，妈妈或许会视而不见地将视线投向某个方向，她连瞥都不会朝窗外瞥一眼。

克蕾斯房外的走廊灯还亮着。她踏着仅穿长袜的脚尖，在父母半开半掩的卧房门口，停住脚步。耳中可以听到挂在楼下通道口的壁钟正滴滴嗒嗒走着，爸爸轻微的鼾声更让她大为安心。她走下楼梯，来到玄关，屋外反射的雪光早已穿透没放下窗帘的窗户，把墙壁和天花板照得明晃晃的。

进了厨房，她一口气灌下一杯牛奶，然后拿起一块巧克力饼干吃起来，同时在电话机旁的记事簿上草草给爸爸留了个字条：

去骑马。约十点回。女儿：克蕾斯。

她拿着第二块饼干，边吃边通过后门旁的出口，那是他们放置泥泞的长靴和外套的地方。她套上茄克，优雅地跳一跳，衔着饼干，穿好马靴，再把茄克拉链拉到领口，戴好手套，取下架子上的骑师帽，不知是否该打个电话给茱蒂，问她下雪天还去不去骑马。不过这种问题其实根本就是多余的，茱蒂的兴奋肯定不亚于她。就在克蕾斯打开后门，跨入寒冷的空气中时，她听到地下室的炉火已经噼噼啪啪地燃起。

韦恩·P·坦纳越过咖啡杯上缘，愁眉苦脸地瞅着停在小餐馆外面那一排排压雪车。他讨厌下雪，更讨厌被警员逮着，却偏偏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接连被逮着两次。

那些纽约州警，沾沾自喜的老美，无时无刻不以此为乐。他发现他们还在两英里外就盯上了自己，一路尾随不放。对方

更是清楚他已经看见他们，正怡然享受那种猫逗老鼠的乐趣。此时灯光亮起，警察指挥他将车开到路旁停好。一个时髦俊俏的笨蛋，乳臭未干的小毛头，戴着他那高顶宽边的史特森帽，活脱脱全套电影警察的派头，大摇大摆走到他的驾驶室旁。韦恩料定这孩子肯定会向他要行车日志看，干脆自己先找出来交给对方，看着他查阅。

“亚特兰大，嗯？”警察快速翻动纸页。

“是的，先生！”韦恩回答，“老实说，那儿可比这儿暖和多了！”那恭敬中带着几分友好的套交情语气暗示：彼此同是在马路上辛劳奔波，工作性质其实差不了多少。这种暗示通常在警察面前都能派上用场，可这小子却连眼皮也不抬一下。

“你知不知道在车上安装那个雷达侦测器是违法行为？”

韦恩瞄一眼拴在仪表盘上的小小黑盒子，犹豫着不知是否该装出一脸无辜。在纽约，一万八千磅以上的卡车装雷达侦测器扰乱警员执勤才算犯法。他反复三思。说不定以完全不知情为借口，只会惹得那小混球更冒火，便嬉皮笑脸地扭头挤出一脸内疚，可惜白费心思，因为那小伙子依旧不瞧他，只顾追问：“知道吗？”

“唔……我想是吧！”

小警察合上行车日志，交还给他，终于迎视他的目光。“好啦！”他说，“咱们来瞧瞧另外一本吧！”

“抱歉……”

“另一本行车日志，真的那本。这本是假造的。”

韦恩心里一阵翻腾。十四年来，他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卡车司机一样，同时记录两份日志。一本写的全是事实，包括行车时间、里程、休息情况……样样照实记下，另外一本则是专为应付像眼前这种盘查而捏造的，内容显示他从未逾越法律一步。打从韦恩开车以来，也不知被拦车检查几十、几百次了，



没遇过一个像这小毛头一样的警察。妈的，他认识的卡车司机里头哪个没有这么一本假日志？人人戏称那日志叫漫画册。倘若你单独出车，没有搭档可以替你，碰上支撑不住或临时有个意外时该如何是好？怎样才能保住一命？咳，这些问题没有一家公司不清楚，只不过他们通通故意闭上眼睛，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他本想装样，甚至装作不太把法律放在眼里的架式，拖延一下。但不管用，他心里明白。小毛头的搭档，一个脖子长得又粗又短的大块头不想错过好戏，堆着满脸傻笑，跨下巡逻车走过来，喝令他离开驾驶座，接受搜车检查。他一见他俩有意严格执行任务，立刻决定主动全盘招认，乖乖摸出藏在车厢睡铺下那本真的日志交给他们。根据上面记载，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他已经开了九百多英里路程，途中只歇过一次，而且时间仅达到法令要求的八个钟头休息时间的一半。

因此，此刻他眼中盯着的是张一千美元，说不定是一千三百美元的罚单，倘若他们有意连带那该死的雷达侦测器一并处罚的话，还不止这个数目，甚至有可能吊销他的驾驶执照。两名警员递给他一叠单子，亲自将他送入卡车休息站，警告他别想在天亮以前上路。

他等到那两名警员离开之后，走到加油站买了一份不新鲜的火鸡肉三明治，和一箱六罐装的啤酒。他想在后车厢的卧铺上度过一夜，里头的空间既舒适又宽敞，加上两罐啤酒下肚，心情好了一些，只是整个夜晚大半时间还是在烦恼中度过。他一觉醒来，只见外头是白茫茫的雪地，发现自己被陷住了。

两天前的早晨，在乔治亚温暖气候的怀抱中，他压根儿没想到检查雪链。等到今早一看小工具箱，才知道自己没把那鬼玩意儿带来。他简直不敢相信！准是被哪个不告而取的蠢货借走或偷走啦！韦恩知道走州界一带不成问题。他们一定早在好